

# 父亲的家庭总结会

刘怀彥

父亲在世时,我家最大的盛筵不是年夜饭,也没有央视春晚,而是父亲主持召开的家庭总结会。父亲作为一种崇高而具体的存在,也是从会开始的。

此前,母亲老埋怨父亲,自从当了鸟大个官,却像管着天大的事,总归难得在家里落个脚、放个屁。

父亲说,那,开个会吧。父亲当初只是个生产队长,但已熟谙开会之道,于是开会开到家,越开越上瘾。约略大妹出生那年,家里添丁加口,有了小小规模。吃完年夜饭,我们守在炉火边。父亲说,等我回来,开会啊!

弟弟伸出手板:压岁钱!父亲拍一下他的小手,有的有的,开了会就有。然后看着他土地神一样消失在夜色中。

开会我似乎见过。就是大人们在一起,讲话,鼓掌,吵架。父亲讲要开会,我很好奇。

弟弟也很兴奋,开会之后,就会发压岁钱。现在,他一心惦记的,是牢牢揪着大黄的尾巴。这家伙总在火边摇来摇去,尾巴已经烙得白一块黑一块。

母亲一边忙着预备明天的饭菜,一边跟我们讲话——但听众似乎只有我。

大约讲到,父亲是公家人,不容易。像文伯家困难,么公年长,都得去看看。队里分谷子,跟四眼伯吵了架,得去赔个礼;还有欠某家的钱,要说个明白话……一年到头了,总要图个心安。

好在过了年,一切重新来。母亲抹开罩在脸上的头发,露出难得的笑容。弟弟趁势靠过去,要抱!妈妈嗔笑着抱一下,他便知足地坐回来。我猛吸一下鼻子。

母亲往地灶里丢了两个粑粑。我和弟弟顿时来了精神。

桐子叶包着的稀罕物,只有过年才有,烤着吃,外脆内软,特别香。弟弟争着用火灰盖上,我也赶忙往灶里加一块竹片,竹火特亮,倚在摇篮里打盹的妹妹也突然转过身,看着突然窜起的炉火,脸红红的。

粑粑翻了几次,捏一捏,还没熟,我们哈欠连连,妹妹踏实地睡了。

大黄突然从火边窜过去,尾巴摇泼了一杯茶。父亲果然卷着冷风闯了进来,一屁股坐在溅了茶水的凳子上。

母亲重新沏茶,还端了不知什么时候炒好的红薯片。父亲使劲地把我和弟弟拢到身边。说,开会!

我和弟弟像是打了强心针,睡意一扫而空。

一家人悉数落座。父亲清清嗓子,正经作起报告来。

“今年呀,形势好得不得了,人造卫星上了天,成昆铁路通了车,连续三年‘超纲要’……队里添了两头大黄牛……”

我们半懂不懂地听着,莫名地感到振奋。

“你娘非常好,特别了不起就是:里里外外周周到到,队里家里样样领先……”

“玉伢子非常好,特别了不起就是:人小贡献大,体弱志气高!看牛割草拾粪读书,件件都很出色,连校长都跟我说,别看玉伢子三天两头生病,功课门门优秀……”说着,还指着贴在墙上的奖状说:看看,我们家的奖状增加到五张了。“五好学生”,好样的。

在我家灶屋里,餐桌的上方,父亲、母亲和我的各类奖状,自然地贴成一壁。其中有一张,还是队里发的“优秀少年”奖状,奖励我喂牛有功。

家里每有来客,最先看到的就是这堵“光荣墙”。如遇有人注目观赏,父亲就会如遇知己,加倍热情地敬菜劝酒。

“德伢子非常好,特别了不起的就是:整天欢欢喜喜,从不哭哭啼啼。乐观开朗,尊老爱小,还会帮助妈妈做家务、带妹妹……”

我不得不睁大眼睛看着父亲。这个平时寡言少语,几乎不理睬我们的“闷罐子”,说起来居然一套一套,还能对老是给我添乱捣蛋的弟弟,说出一大堆的“好”来。

我心想,对这个只知道躺在摇篮里吃吃喝喝的妹妹,看你又怎能说出什么“花”。

“我家闺女更是了不起,大眼睛亮亮,小嘴巴嘟嘟,人见人爱,人见人夸……”说着,父亲不顾妹妹已经睡着,抱出来,举在头顶上摇着打圈。妹妹瘪了瘪嘴,一副受吓的样子,但很快得意地嬉笑起来……

红红的炉火,把茅草屋下的一切,照得暖暖亮亮。炉边每个人,都浑身如同过电一般。

其实那时节,就算家中老大的我,也还是鸿蒙初开的幼童,但被父亲点出各种的“好”,各种的“了不起”后,突然觉得自己一下长大了好几岁。

这一晚,终于得到了父亲隆重颁发的压岁钱,崭新的角票,每人六张。我和弟弟反复地摩挲着,最终兜在各自贴身的口袋里。尽管我们知道,明天或后天,妈妈就会以“代为保管”的名义一上收。但心中,依然无限欢喜。

这个时候,对面翠嵬峰顶已露出崭新的晨曦。父亲打开大门,拿出鞭炮,一串清脆的巨响在地坪里绽放,神谕一般宣告新年的到来。

其真正宣告新年到来的,是始终回响耳边的父亲的“好话”。这种种的“好”,当然会灌注到后面的每个日子。看牛割草拾粪读书,我更加用功卖力;弟妹调皮,我也会祭出父亲的金句,连哄带吓地把他们劝回“正道”。

之后,小妹也来了,亲人不断增加,家庭开枝发叶。但无论长多大、走多远,都会不约而同地来赶赴这场家庭“春晚”,几十年雷打不动。



## 城市向北

(组诗)

春歌

杨杉供图

郭雨滴 供图

汪鹏 供图

白鹭

肖琼

那只白鹭始终站在那里,有时像沉思忧郁的诗人,有时又像悲悯的教父,有时又像优雅的舞者。

它伸展开翅膀,洁白羽毛犹如精心雕琢的玉排,在清晨斜阳下泛着柔和的光辉。它低首垂眸,优雅的颈项弯成“S”形曲线,以长喙轻拂羽翼与脊背,姿态万千。然后抬起头来,安静而慵懒地顾盼,琥珀色的眸子熠熠生辉。

它站在水中的木桩上。浅蓝色的河水,在斜阳映照下闪着粼粼的光,起初是一小片,然后渐渐延绵,仿佛揉碎了星空,倾倒河中。河面偶有水雾轻拂,它拢翅抱首,宛如拥抱着自己的宁静与安详。它站着一动不动,仿佛吹着微风沉醉。

风吹起它的羽毛,几片洁白的细羽随风轻轻摇曳,仿佛云朵突然有了呼吸。它纤细的两条黑色大长腿在水中投射下弯曲的两道黑影,随着流水的节拍翩翩起舞。而它兀自安静地站立在那里,圣洁,美丽。这一刻它是水中的精灵,是宁静高贵的女王。

时光仿佛突然静了下来,静得让人屏住呼吸,生怕惊扰了它甜美的梦。粼粼的蓝色星河流淌着,渐渐变成

## 旧时书香

尹绍平

在记忆的长河中,总有一些场景,如同被岁月尘封的老照片,一旦翻开,便清晰如昨。每当我在书房整理书架,指尖滑过一本本崭新的书时,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回到当年那个物资匮乏却充满书香的时光。

那时的我,囊中羞涩,对书籍的渴望却如熊熊烈火般炽热。想要拥有一本心仪的书,于我而言往往是一种奢望。于是,租书便成了我满足求知欲的途径。而吴胖子的书摊,就像一座知识的宝藏,在我最穷困的岁月里,给予了我无尽的精神滋养。

吴胖子,为人憨厚老实,平日常节俭朴素,性格内敛,不善言辞,也不擅长与人打交道。曾经,他是红旗机械厂的一名职工,1995年企业改制,他的生活轨迹就此改变。此后,在宁乡朝阳巷与八一山樵文山的一隅,一个简陋却满含温情的书摊悄然出现。

这个书摊,凝聚着吴胖子的心血。书柜子和车子都是他亲手用木头打造而成,每一块木板的拼接、每一颗钉子的敲入,都带着他对新生活的期许。为了应对风雨和烈日,他还别出心裁地用塑料纸搭建了一个大棚子,虽不华丽,却实用。每天,他总是早早地来到书摊,精心整理书籍,傍晚时分才伴着余晖离去。

书摊上的书种类繁多,四大名著静静伫立,散发着古典文学的魅力;金庸的武侠小说,以其跌宕起伏的情节、快意恩仇的江湖,吸引着无数读者;还有琳琅满目的各类图书,仿佛在向每一位路过的人诉说精彩故事,它们整齐排列,像是在等待着有缘人翻开它们,开启奇妙的阅读之旅。

租一天书大约只需三毛钱到五毛钱,押金是书价格的三倍。对那时的我来说,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

繁星满天,再然后变成金色。这时候它抬起头来,优雅地伸了个懒腰,甩甩头又昂起高贵的头颅。它炯炯有神地盯着河面,猛然一蹬腿,翅膀瞬间张开,迅猛地扎入水中,长而有力的爪子精准地擒住一条游鱼,鱼儿惊慌挣扎,鹭与鱼一同破水而出,激起一片细碎的雪浪花。

水花飞溅,阳光下晶莹透明的道道弧线,顷刻间又渐渐平静,只有一圈圈的涟漪,在堆雪渐消的水面荡漾开来。而它翩翩地扇着翅膀,在早晨的斜阳下,整洁有序的白羽半透明,镶着金边。

这一幕是我镜头前的情景,在这陌生的鹭岛一隅,以不期而遇的方式突然到来,它其实不过是光影交织的美妙乐章,是优美的形态和抽象的符号,但仍让我久久震撼难言。我深深震撼于生活中的美,它并非总是藏于名山名川的壮丽之中,更多时候,它悄然存在于我们身边,在不经意间抬头的一瞬,以最质朴无华的方式触动我们的的心灵。哦,它并非闯入,而是始终静静地守候在那里,只待我们用心去发现,去细细体悟。

生活中有很多的清欢雅趣,与金钱、名利、地位无关,只需要一颗纯粹的贴近自然的心灵,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。

一只白鹭,站在那里,是沉思的哲人,是优雅舞者,是宁静高贵的王,是美丽的诗篇,是动人的乐章,是浮生里偷得的片刻闲情,是浮华退却的宁静安详的梦……

支,但为了能沉浸在书的世界里,我还是咬咬牙拿出了积攒许久的零花钱。每当拿到一本新书,我就像得到了稀世珍宝,迫不及待地翻开,在文字的海洋里遨游。

那些日子,我跟着孙悟空上天入地,与梁山好汉们一起劫富济贫,在金庸笔下的江湖中感受侠骨柔情。吴胖子的书摊,见证了我的欢笑与泪水,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孤独却充实的日子。

迈入2001年后,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人们的生活变得五彩斑斓。想看新闻,有报纸;想放松娱乐,打开电视,各类节目目不暇接;互联网的普及,更是让信息如潮水般涌来,只要动动手指,想看什么就能有什么。在这样的浪潮下,纸质书的光芒逐渐被掩盖,看书的人愈发稀少,租书的生意更是每况愈下。吴胖子的书摊,也在这时代的洪流中,无奈地成了过去式。

生活的转变总是悄无声息,吴胖子收起了陪伴他多年的书摊,转身投入新的生活,开起了小商店。而我,也在岁月的磨砺中,告别了曾经的穷困日子。

只是,记忆的丝线总会在不经意间被触动。偶尔回想起当年在吴胖子书摊租书的时光,内心依旧盈满温暖与感慨。那些在书摊前犹豫不决、精心挑选的瞬间,那些与书中人物一同欢笑、一同落泪的时刻,早已化作我生命中熠熠生辉的珍宝,在时光的长河中闪烁着独特的光芒。

蓦然回首

8版

长沙晚报

2025年2月27日 星期四

杨

文苑



责编/张辉东 美编/吴志立 校读/肖应林

## AI时代，文学之树长青

郑子墨

AI技术火起来了,它带给我们方便的同时,也带来了一种“现状不可描述,未来不可预测,一切皆有可能”的压力和恐慌。AI时代,文学还有出路吗?乐观者有之,悲观者更有之,有人甚至大呼:这回文学必死,虽然文学已经被宣称死亡很多次了。

通过利用数据搜索和云计算,AI能像我们一样在文字的世界里上天入地、谈情说爱、借古喻今,“凤头豹尾”“起承转合”“以乐写悲”“仄起平收”“无中生有”“大事小说”等人类创造的写作窍门,被AI玩得风生水起。文学的神圣性被碾碎,写作的奥秘被敞开。在日新月异的AI技术面前,文学沦为技术活甚至被直接玩死,似乎是必然结局。

确实,AI能像人一样码字,甚至比人类码得更快。但是,我们要看到:“没有情感,只有逻辑”的AI堆积出的海量文字,都不过是对人类创作的一种模仿。作家模仿的是世界,而AI模仿的只是作家。这样看来,AI只是把作家当成“偶像”,他永远都只能是人类的学生,那些由人创造的“先在”作品,只是成为AI搬运整合的资源,AI终于不能像人类一样在“影响的焦虑”中,不断去做避免重复和触摸极限的写作,创造出那种“自有《红楼梦》出来以后,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”的天花板效应。

也许AI创作行为的意义,只是证明技术成熟到也能创作,证明AI也可以像某作家一样使用蒙太奇、意识流来超现实、魔幻现实。但是,这种创作永远超越不了人类通过文学已经抵达的高度,AI只是写作了“这一类”,它永远做不成“别一个”。因为,这种所谓的创作最大的缺陷,是它的背后缺乏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度的作家,以及作家在特定年代的情感爆发。试想,缺乏一个真正的作家主体,当AI创作中出现类似于“泪眼问花花不语”这样的句子,会不会让人感觉无病呻吟矫揉造作?有了《离骚》后,再让AI“东施效颦”,写一篇《《离骚》第二》这样的作品,还有何文学和文学史的意义?

文学必然与人相关,文与人必然捆绑在一起,好文学一定是能听得见呼吸、触摸得到脉搏的,文字里满是生命的体温、氤氲着生命的气息,好文学都是用心血浇灌和铸造的。许多时候,与其说我们在读文学,不如说我们是在读人生,在文字王国和纸中城邦中,我们看到了千百年前曾有这么一个人,他曾经这么哭过、苦过、爱过、恨过,他提供了生命的独特形式,他表达了对世界的独特看法,他展示了人类在困境中搏击的力量……“写下即永恒”,他的人和他的作品从此独一无二、不可复制并永久地高高矗立在文学的天空,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王国维评析李煜的词时,曾引用尼采的话“一切文学,余爱以血书者”,他认为李煜的词是真正所谓的“以血书者”。诚然,经典的文学必然是“以血书者”的文学,“以血书者”的文学才可以使人不朽。李煜经历了人生大劫,以滴血的心来书写亡国之痛;李清照逃不过国破家亡,否则她的词作永远摆脱不了“海棠依旧”的闺愁调子;曹雪芹“一枝无成、半生潦倒”,才写成一部“彻头彻尾的悲剧”;张爱玲历经家族没落上海沦陷,在繁华旧梦中体验到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,爬满了虱子”的人世沧桑,终于写成《金锁记》;史铁生腿残,陷入生命的皱褶,蚌病成珠,写出了《我与地坛》……看似无情、实则有理的命运安排,无不向我们证明,每一个杰出的作家,在经历了十分曲折独特的人生,才有彪炳史册的人和文啊。

写到这里,我突然想问问deepseek:“AI的出现会令文学消失吗?”它的回答是:“AI的出现不会导致文学消失,反而可能为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。”

它说得很对。文学不死,文学之树长青,这与她所处的时代无关,因为文学与人的生命必然相关。

文艺圆桌谈